



中国小小说

年度佳作

2012

秦俑
杨晓敏 / 主编

NIANDU JIAZUO 2012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小小说

年度佳作

2012

秦俑
杨晓敏
主编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小小说年度佳作. 2012 / 秦俑, 杨晓敏主编. -- 贵阳:
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221-10619-3

I . ①中… II . ①秦… ②杨… III 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11974 号

中国小小说年度佳作 2012

Zhongguo Xiaoxiaoshuo Niandu Jiazuo 2012

主编 杨晓敏 秦俑

责任编辑 张静芳 李璐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23

ISBN 978-7-221-10619-3

定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

王 族

一个人和羊	1
雪 鸡	3

陈 毓

痕	5
大野地	7

韩少功

夜生活	10
咆哮体	12

刘建超

扯 淡	16
舒 坦	18

吴念真

寂 寞	21
思 念	23

邓洪卫

盲 刘	25
夏天的秘密	27

司玉笙

寒夜灯光	30
红 哥	32

刘国芳

童 话	35
现 实	37

王 往	
银 匠	40
狗 语	42
非 鱼	
风比远方更远	45
金碧辉煌	47
陈 武	
大画家	50
小学校	52
芦芙荭	
尖 叫	54
不 哭	56
谢友鄞	
哨 客	58
三个异乡人	60
安石榴	
如果爱他，就让他心静	63
融 冰	64
申 平	
黔之虎	67
恐虱症	69
田双伶	
石头记	71
桂花桥	73
凸 凹	
旷野灯红	77
长工李水	79
红 酒	
主 角	82
青 衣	84
梅子涵	
飞 行	87
棕 子	89

孙方友

富 孀	92
新娘彩彩	94

赵 新

农家饭	97
剃脑袋	99

范子平

领导要看我父亲	102
夜 奔	103

袁炳发

恐 惧	106
纸飞机	108

谢志强

一 夜	110
回家的感觉	112

谢大立

一个名叫苏林的人	115
别墅里的女孩子	117

安 庆

笛子手	119
市长，我去流浪	122

田洪波

镜 子	124
证明给谁看	126

秦德龙

有表情	128
开光与纳米	130

梅 寒

一棵树的非正常死亡	132
二 月	134

于心亮

遗 言	137
1980 年的橡皮	139

弧笑弦	
公交车吐司	142
牧羊人的狼	144
陈 敏	
妇 好	147
营养蛋	149
茨 园	
夜空中的流星	152
纠结情爱的绝户事件	154
尹全生	
蟒二代	156
熟透了的西瓜	158
周 波	
理 由	160
摆 平	162
蔡呈书	
学生张飞	165
别 名	167
梁小萍	
新闻旧闻	169
爱情誓言	171
江 岸	
放菜刀	173
雷 殛	175
袁省梅	
欢喜无限	178
月亮桌	180
孙道荣	
特 供	182
给领导安排工作	183
杨海林	
柳 元	186
鬼 脸	188

陈柳金

行走的房子	191
最后的鱼鹰	193

李永康

青花瓷	196
桥 殇	197

杨崇德

耳 聾	200
妄想症	202

叶仲健

棋 痴	206
民工张大力	208

余显斌

出 首	211
神医和尚	213

周海亮

手心朝下	215
老男孩	217

谷 凡

责 任	219
爱的最后时刻	221

赵明宇

飞贼毕三	223
拾麦穗	224

韦如辉

农 忙	227
借一步说话	229

韦 名

父子约	231
老 街	233

伍中正

还我一只羊	237
谁来证明你的马	239

刘会然	
大卫就诊	242
复 仇	244
崔 立	
你像一个人	246
酸酸甜甜的味道	248
侯发山	
裸 照	250
临时工	252
警 喻	
没事有事	254
桥	256
刘立勤	
小偷老徐	259
水鬼江老大	261
奚同发	
主 刀	264
斗 鱼	266
许 锋	
陶渊明思想	269
脑 袋	271
朱 宏	
空降兵	273
加倍流逝的岁月	274
远 山	
怪 病	277
约 束	278
李培俊	
卖报的男孩	281
黑 锅	283
吴富明	
靠在屋檐下	285
泛青的草垛	287

万 芊	
湖歌女	290
半夜急救	292
蒋 寒	
硝烟中的女兵	295
牙医田大催	296
唐丽妮	
睡 帽	299
一株草	301
非花非雾	
山 居	303
垂 钓	305
张玉玲	
一三五，二四六	307
尤丽不是个好女人	309
厉周吉	
擦肩而过的爱情	311
都是因为职业好	313
陈 勤	
寻找诗意的生活	315
玩 家	317
高 峰	
鸳鸯谱	319
银针三爷	320
李立泰	
姑 姑	323
老仵同志	325
杨柳芳	
绿茶美人	328
别有洞天	330
王大举	
真的可以结婚	332
丢了一枚戒指	333

楸 立

酒仙张三	336
行者棒	338

蓝 月

砍头游戏	342
虚拟婚姻	344

白文领

晚 秋	347
脊 梁	349

冷清秋

马圈的镜子	351
马圆的雅马哈	352

秦小卓

获奖感言	354
轻 裘	356

王 族

一个人和羊

神说，在新疆一定要爱羊。其实，这是我替神说的，我觉得神应该对新疆的羊说这样一句话。在新疆，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动物，这似乎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，也许只有神知道答案。我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，接触和听说的有关羊的故事已数不胜数，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吐尔逊的那只羊。1993年8月，我第一次踏上帕米尔高原，高原反应让我在昏晕之中度过了十多天的高原生活。下山翻越达坂时，我突然看到达坂半腰有几条明净的线条，那是几条被羊长期来回走动踩出的路，在明亮的阳光中变为缠绕在山上的一条条丝带。羊一天一天用四蹄在石山上走动，时间长了，便在不可能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，我觉得羊真是伟大。

后来，我知道放牧这群羊的人叫吐尔逊，于是便去找他。他住在一个小山洼里，养了两千多只羊。当我问他一只羊值多少钱时，他略带自豪地说，二百。我一算，很是吃惊，原来这个民族的有钱人就是这种穿陈旧衣服，家住高原深山中，靠烧马粪取暖的人，但他却拥有40多万元呀！在1993年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我问他这么多羊怎么来的。他嗨嗨一笑说：“大羊嘛下小羊，小羊长大了嘛再下小羊，小羊再长大嘛再下小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快得很！”呵，如此发财之道，足以让那些想发财却摸不着门道的人悲哀！我不敢小看他，但他似乎对我不感兴趣，扔下欲言又止的我，唱着歌赶着他的羊走了。我不知道这个牧人内心在想些什么。他与我告别后，与羊混在一起，变得也像一只羊，让人难以分辨。

一年多以后的一天，我和朋友一起去吐尔逊家做客。刚一进门，吐尔逊说，他为我们准备了大块手抓羊肉。在新疆吃大块手抓羊肉总是让人兴奋，所以我们立刻激动起来，急忙在四周寻找煮肉的大锅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。“大块



羊肉在哪儿？开始煮了吗？”有人已迫不及待。

“在那个地方——”吐尔逊用手向院子里指了一下。我们向院子里望去，一棵树上拴着一只羊，浑身肥嘟嘟的，让人觉得是一只不错的羊。刚才进门时，我无意间看到了这只羊，它可怜巴巴的样子并没引起我对它的关注。我知道，在维吾尔族老乡家做客，更吸引人的是他们别具民族特色的食品和独特的待客方式，还有热情而又美丽的少女，至于一只羊是如何被宰杀的，做客者几乎不去过问。看来，今天这只可怜的羊将结束它的生命。它睁着一双纯洁的眼睛，打量着我们这些来登门做客的人。我在心里说，羊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可是来消灭你的，上天注定你长得越好，便越早被人吃掉。多少年了，人吃羊历来都心安理得，而要是让羊吃人，那就乱套了，是万万使不得的。这是造物主早已给我们界定的生命关系，谁也不能改变。

大家一致提出要亲手宰羊。吐尔逊笑了笑，说：“那就看你们的。”三个小伙子于是挽起袖子，高举着刀，步伐坚定地向羊走过去。羊仰起头咩咩叫了两声，声音洪亮而又坦然，像是对他们三人不屑一顾。他们没有搭理羊的叫声，同时向羊扑去。但是，杀羊的情景完全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简单，羊与他们展开了较量。说是较量，过多暴露杀性的完全是他们。羊被一条粗硬的大绳绑着，没有多少施展本领的余地，它只是灵巧地躲避着他们。他们一个个全扑空了，有一个人居然一下子栽倒在地。另外几个人在扑向羊时有些畏怯，怕它的一对尖利的角刺进自己的身子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他们徒劳地退开了。

吐尔逊笑了笑：“大块羊肉嘛，不容易吃！”他走到羊跟前，伸出手抚摸羊的头，并开始在喉咙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。羊很乖顺地向吐尔逊靠了过来，并闭上了眼睛。吐尔逊轻轻吟唱的曲调是一种古老的旋律，让人感觉到歌声中有掠过高原的白云，草原上悠闲吃草的群羊，或者是从深山汨汨流出的雪水，美丽的少女们正在掬水洗着头发……羊有了一种沉醉的样子。吐尔逊继续哼出对羊颇具吸引力的声音，羊缓缓卧倒，将喉咙的部位呈现给吐尔逊。吐尔逊的刀轻轻地刺了进去，羊没有挣扎，如注的血喷了出来，洒在吐尔逊的脚下。

我们惊呆了！顷刻间，一头充满灵性的羊和维吾尔族汉子吐尔逊彻底将我们震撼了。眼前完全是幻象一样的世界：神秘宁静、从容而又安详……我想起坐在吐尔逊的土房子里吃抓肉的时候，是1994年2月10日。透过小窗户，我看见帕米尔的雪峰正在闪闪发光。

雪 鸡

吃雪鸡可大补。但现在雪鸡已经很少了，别说吃雪鸡补身子，就是见上一面也难得。索伦格说，他小时候天天吃雪鸡，那时候雪鸡真是多，在雪地里走不了几步就能碰到一窝两窝。索伦格现在身体好，自认为是年轻的时候吃雪鸡打下了好基础。入冬以后，他曾许诺要给我吃一顿雪鸡，但数次到雪中去找，都空手而归，我也就只好劝他别再去了。我和他开玩笑说，雪鸡可能知道有人想吃它们的肉，早跑远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们俩难耐寂寞，便聊起雪鸡。索伦格给我讲了一个和雪鸡有关的故事。故事说，以前村里有一个女人很是勤劳能干，将家里家外操持得像模像样。一天，她正挑两桶水踏着雪往家走，忽听得家里传出一声类似于鸟叫的声音。旁边的人都没有听清是鸟叫还是别的声音，她却似乎听得很清楚，扔下水桶赶紧往回跑。那两桶水全流在了空地上，她也不管，只顾跑回家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返回，重新挑两桶水往家走。旁边的人问她刚才是怎么回事，她笑了笑说，没事。说着，挑着水就急急忙忙走了。

第二天，同样的事情又出现了。她丈夫在村子前面的草场上遛马，她去给他送东西。刚出门，身后又传来那声音，她像是听到召唤似的，赶紧又往回跑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神情安定地出来。后来这样的事情便经常出现，她只要听到那声音便要急急跑回去。原来她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庄重勤劳的，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她很奇怪，于是便纷纷议论她家里有什么奇怪的事情。不知道是谁一说到男女之事，大家一下子便说到了鄂荣的老婆。大家说，你看，她跟鄂荣的老婆有些像，胸脯高，屁股大，肯定跟哪个男人有一腿呢。说这些话的都是些无聊的男人，越说便越起劲，他们甚至将一些猜测说得很细致，似乎自己是一个见证人似的。

这些话很快就传到她丈夫耳朵里了。起初，他并未在意；后来传言越来越多，甚至有人已经能够说出他老婆跟谁谁有这样那样的关系，他便不得不重视起来。一天，他老婆又听到那声音急急往家赶。她丈夫躲在暗处，一见她这样便跟在身后。快到家门口时，刚好村里的一个男人向他家的方向走来。果然跟别的男人有一腿！他怒火冲天，大吼一声，冲上去扭住妻子将她暴打一顿。妻



子被打痛了，挣脱他的手跑了。他飞快地回家，却听见一个角落不停地发出一种声音，他拨开那些杂物，发现有几只雪鸡卧在里面。他一惊，莫非妻子在喂养它们？听到它们的叫声后，便要急急跑回？他又仔细看了看雪鸡卧着的地方，发现有备好的食物。除了妻子外，有谁能干这些呢！他后悔了，自己一时听信谣言，竟冤枉了妻子。他出门去找妻子，可找了许多地方都不见她的影子。第二天，他一个人外出放马，在一个雪窝里发现了她，却已经被冻死了。那个雪窝子很深，她伤心至极，一不小心滑落进去被雪盖住，爬不上去，呼不出声，很快就窒息了。她养几只雪鸡，肯定是准备给丈夫吃的。雪鸡是壮阳的好东西。

人们都愧于自己曾经散布过谣言，纷纷躲得远远的，不再说什么。她丈夫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。他知道是谣言害了自己的妻子，但这样的事情又怎能去向别人兴师问罪呢？他想把那几只雪鸡喂好，但它们却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离去，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窝让他看着心酸。他发誓，此生绝不吃一口雪鸡肉。

听完这个故事，我有些不明白，雪鸡本是生于严寒之中的，为何会跑到人家去？那个女人在它们发出声音时，可能急急回去给它们喂食，直到后来无端地被人造出谣言，一气之下出走，被冻死在雪窝里。这样的事情都不离奇，在现实中处处可见。唯独这几只雪鸡显得有些奇怪，它们为何要离开适于生存的寒冷之地，而选择一户人家呢？索伦格见我不解，便推测那几只雪鸡是那个女人捉回来的，她的心思很明确，就是要等着它们长大给丈夫补身子。

雪鸡来到一户人家中，又离开这户人家，它们是否知道这户人家发生了什么事？人死了，雪鸡走了，一场大雪还没有停。

陈 毓

痕

这听起来像一个道德故事。

一个人去赴饭局，眼看要迟到了，却找不到停车位，总算看见一个空当，挪移的过程不慎刮了边上的一辆豪车，心中恼怒，只好把车又开出来，寻找新的合适的车位。这次，他把车开远了，也停妥了。

赶紧赴宴去吧。

但是这个人犹豫了一下，返回到那辆被自己刮了的车边，他看见那个车位还空着。他站在那个位置，打量自己在那辆豪车上留下的月牙印记，感叹：果真好车，印记都显得与众不同。心里一动，低头从包里取了纸笔，写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，把纸条夹在那辆车的雨刮器上。

他跑着去赴宴。

就在他都忘了刮车和留条这件事之后的某个早上，他的电话响了。

一个男人的声音：你是阿谁。

这个人答：我是阿谁。

你某天在无垠广场刮了我的车？那个声音询问。

噫？嗯——哦！这个人吃惊，寻思，恍然。

是的。这个人确定。

那么，如果你今天有空，请你到辽阔广场 A 座 1203 房间来找我，我就是那辆车的主人。

你怎么今天才想到这事呢？

阿谁本想追问一句，但是没有，他只说，我今天不忙。

阿谁从容地喝掉自己杯子里的半杯茶，然后去找辽阔广场 A 座 1203 房间。

阿谁在 1203 房间看见一位老先生，老先生的相貌让他无端联想到以前电影中看见过的某个场景，豪门背后的某个主角。



老先生请阿谁坐下，喝茶。

喝茶。茶好喝。阿谁有一瞬间都忘了自己置身此地的缘由，仿佛对方的座上宾似的。

阿谁把嘴唇从茶碗上挪开，诺诺着：我赔偿您修车的费用。

要是你愿意，你请我吃午饭，抵消修车费。

阿谁说：遵命！他竟然说遵命。

阿谁在大脑中搜索自己去过的最美味的饭店，老先生的气质使他觉得简陋的饭店配不上他，何况，修车的费用肯定比一顿饭的费用高。

阿谁开着自己的车，载着老先生去吃饭，吃过饭，再把老先生送回到那间无比奢华又无比雅致的房间。

阿谁现在差不多每周都要去老先生那里一次，最初是应邀，后来每次想起辽阔广场 A 座，也渴望走进 1203 房间。坐下，让老先生桌上的功夫茶咕嘟咕嘟地响上半天。一边喝茶，一边聊报纸上的八卦，间或谈论一场球赛，预测埃及的选举。

阿谁有时会邀请老先生去秦岭山下，坐看云起，念几句王维的诗句给老先生听，目测一下当年王维撑一叶轻舟经此去往长安时那条溪流当时的宽度。

总之，阿谁现在是 1203 主人一位重要的座上宾了。

古代豪门食客的感觉我找到了。某一次，阿谁大声感慨。

但是，我好像不是在说一个道德故事。

如果我告诉你，阿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靠耍赖行骗过日子，你信不？他开着自己的车，在如湍急河流的车流里碰他相中的鱼。当然，他的技巧了得，一定使对方觉得失误是自己造成的，一定使对方心急火燎地想以自己的让步终止双方的纠纷。

阿谁这时候会说：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你说了算。临分手，阿谁还不忘懒洋洋叮咛那倒霉的一方：注意点，开慢点。

各自上车，阿谁回头慷慨祝福：路上平安！

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一次，在最不想刮人车的时候，却刮了。刮了还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。判若两人的举动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可能吗？

阿谁仿佛听见这质疑了，辩解说，那车是停在那里的，静止不动的车能去贴你？

但是，就你这人，会留电话？会留姓名？

那你就把这当一个奇迹吧，就算那天圣灵打我身边过了。

我告诉你，现在却是老先生更需要我。阿谁羞涩一笑，悠悠地说，合格的